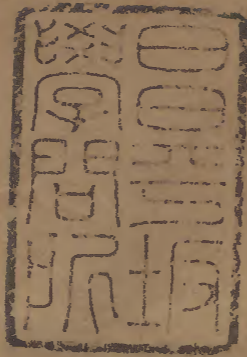


晦菴文集

二十七八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一〇	六四	三四九二
架	冊	號
漢書類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二二三	六四	三四九二
架	冊	號
漢書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492
冊數	64 (15)
函號	315 1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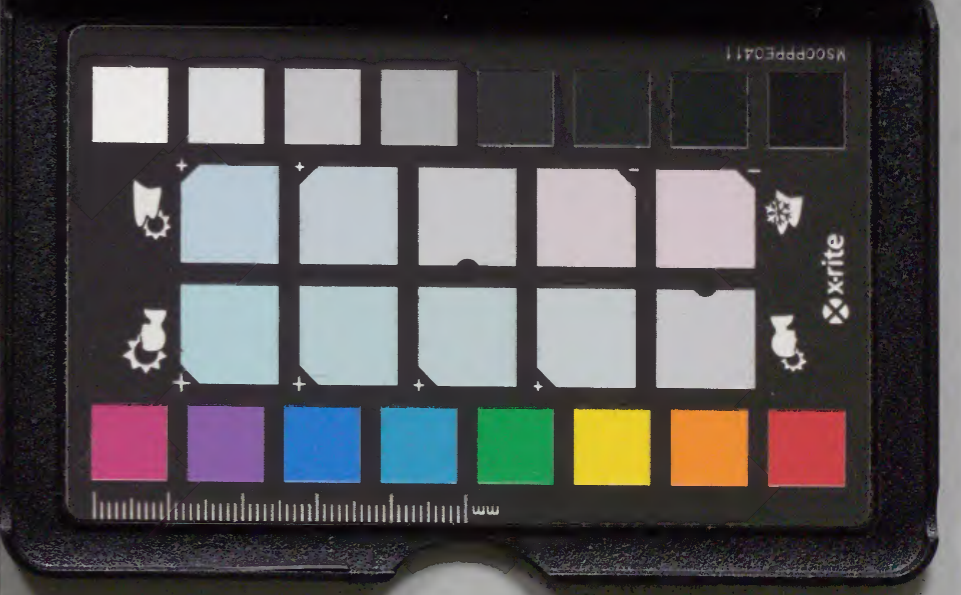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梅庵先生朱公文集卷第二十七

書時車出處

竊見使司行

籍事官司嘗已施行但此事初

議只委鄉官勸諭人戶自來附籍蓋不欲使吏與其間恐

有煩擾雖有不願請米者亦不之疆但欲請米者非已附

籍不給即其人利害切已附與不附皆須自任其責行之

既久人漸相信今忽有此指揮即自此之後生子得米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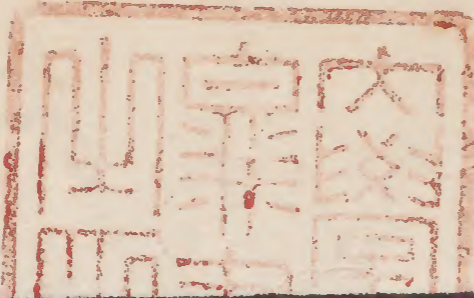
人可安坐不問而歸其責於鄰人鄰人不得米者顧乃

代之任責而又無罪賞以督其後又況一甲之內除懷孕

家外尚有四家今却只取兩家為隣若在街市人家齊整

去處猶可責之兩畔切鄰不容推託若在鄉村人煙星散

淺草文庫



丁巳年

張格寫

去處郡或前或後或左或右或疎或密必是互相推託不肯爲任此責其生子得米之人既不干預却使無利害之人任無罪賞之事而四家之中又無正定主名萬一無入及時申附直至生子之後其家或欲殺棄即通同蓋庇不復申舉或欲請米即須論訴鄰人以為不申附之罪鄉官既難受理根究其勢必煩有司遣證搔擾其害不細不知及今尚可回否若得且令鄉官依舊勸諭人戶自行附籍而委措置官者察附籍者之殿最取其尤怠慢者申縣改差而稍加沮辱以警其餘亦足以革舊弊廣恩意如其不然即須嚴立罪賞而使甲內四家同任其責如有懷孕五月之家即四鄰先取本家申乞附籍文狀仍說願與不願請米四鄰連名簽押狀內公共指定專委兩鄰某人某人

傳送取附籍鄉官批回付本家收照候生子訖再取四鄰保明繳連元批赴收支鄉官請米其不願請米人亦須四隣具狀繳連元批保明不曾殺棄關報注籍如此乃可關防推託遺滯詞訴搔擾之弊然既如此即事體規模頓異前日而將來亦恐終不免於煩擾更乞詳酌其宜計其利害之實而行之也大抵此事從初商量非不知如此措置決是不能周徧然所恃者既無煩擾之弊而勸諭恩意有以感動之則賑給之惠雖不能周而陰受生活之賜者自將不勝其衆耳若以此爲不廣而欲其速得周徧則決非勸諭之所可及勢須一切以文法禁令驅迫然後可成如此非不美觀然恐官司徒有文移而無事實民間徒被搔擾而無恩惠非前日所爲思慮措畫之本意也不審高明

以為如何熹上覆

近日倉司所行全是文具委官散榜編排甲戶置立粉壁處處紛然而實無一文一粒及於生子之家愚意此可以為戒而不可學也

與趙帥書

適聞崇安宰丞同到精舍云被使檄有所營造不知果然否此是私家齋舍不當恩煩官司不唯在熹私義有所不安加以蹤跡孤危動輒得謗今更坐役官司起造屋宇此正是好題目彼等所日夜窺伺而不可得者侍郎見念之悉豈當以此禍餉之乎春間在彼亦有朋友數人欲為聲已定要束矣尋聞去歲有人偽印圖榜列熹及劉平父名衝勸緣題疏有一後生親見印本因思如此乃是

前謗遂報諸人罷其所謀況今乃煩官司豈得為穩便向嘗象喻蓋已有此意其時亦嘗具稟委之官司恐不便但未嘗究其說耳官司為之於義既不可於事亦不便蓋其一則必有搔擾其二則不能如法萬一為之自此熹更不敢入精舍矣聞之憂恐急作此附遞拜懇乞且行下罷後若台意必欲不虛前諾徐別圖之亦未晚也

與趙帥書

與一本作答

前書所稟懷有不能自己者既而思之言語過當深以自咎然有以知高明之必見容也賣鹽之事誠亦非便蓋下四州民間納產鹽錢州縣自合給鹽償之今既例不給鹽而帥司復行權賣議者之言亦未為不當但相承已久調度所資有不獲已者向時汪丈入閩正值沈漕罷去王與

道住賣之後亦深以此為疑後不得已竟復權之想亦是
別無擘畫處也不知使司今欲作如何相度愚意此事今
且如此暗行貨賣姑為不得已之計則他日或有能弛之
者若遂相度奏請明降指揮則是福州民間增此一項無
名之賦自我而始況泉漳興化事體一同勢必援例公行
則其為害又不但福州而已此事更乞深思少遼緩之不
須催促漕司相度或只作手劄密奏上意未必不以為然
更以書白廟堂諸公亦當曉然見此利害也不審台意以
為如何祠請未遂不知再入文字否似聞論監事者頗及
浚湖之役不知是否前日林子方因治建昌士人無禮教
官事幾為要路所擠今日風俗大抵不甚賭是令人憤
想高懷於此必有處也

與林擇之書

彼中旱勢如何得雨莫已沾足否槁苗尚可救否此申燥
濕不均山間有頗得雨處有極枯槁處度其勢短長相補
亦足以相救所患者人心喜亂不待飢餓而已生狂妄之
意又患此小米穀為他處般販則亦無以為繼而實有飢
餓之憂以速變亂耳已累書白帥宜亟糴廣米及台州米
近聞永嘉亦有米可來此皆不可不早為之計如福州關米則此間
米仰近觀其所處置却只是禁上流攔米及遣人來收糴
此二策者不過取之吾之境內譬如一家之中二子皆飢
乃奪甲以哺乙耳亦已極論其非是不知以為然否幸以
累年以來見聞之驗告之此非細事也唯壬午癸未陳應
之守建時禁港甚嚴而汪丈在福州一無所問此最為得

其後趙清鄉任元受在福州則陳邦彥在建與之爭王瞻
 叔在福州則任希純在建與之爭二公雖悍然卒不能奪
 建人之守然後無事今上流諸州其小者不敢抗大府之
 命其大者又未必有意於民而亦不知其利害之若此也
 帥府又快於吾令之得行吾民之可以無飢而未及慮夫
 建劍之俗一有紛紜則將為吾之憂有大於此者而不及
 救也如建寧向來屢飢亦不免用諸縣自給之說不得
 般米下船然後村落獲濟城中又泝流發米以助諸縣然
 亦不聞城中之飢今任事者曾不察此諸縣以舊事告皆
 不之信此必不能有說以告帥司全在帥司自為一路之
 計籌其長者而為之耳聞延平積粟皆已匱竭此可深憂
 宜嚴諸州照例禁港不得般米無致將來闕食生事
大凡盜賊皆起

於山遠官府此於帥府事體蓋所當然而一面多方
處不可不慮也邀運致外道米斛入界乃為上策廣中雖云不熟然亦當
 勝本路如溫台則粒米狼戾今正及時可招可糴不可失
 也如本路糴米則非計之得又非其時枉費多錢反得少
 米不若且看將來如他處米來多即不須糴若不得已亦
 且俟十月以後間晚禾成熟後方可糴此理的然前日書
 中亦說不盡更煩子細為陳之不可有一字之遺也

與林擇之書

近因便兵附狀想達秋涼遠惟德履佳勝不知到城中居
 甚處必已不復入學矣前書所論曾言之否聞汀寇甚熾
 想幕府無暇及他事矣近例帥須親到地頭督戰此甚非
 策然既有此指揮恐不得不一出但未可遽深入且到延

平徐議進退可也此賊已敗官兵殺將吏決不可招只有盡力撲討然其所以致此必是官司前後非理侵擾有以致之却須詢究其由將元來官吏奏劾重作施行以謝其人仍計盜起縣分合起發支遣錢物並令一切倚閣以慰人心不令別致響應即支遣不可闕者令漕司撥錢應副此兩項是第一義若能行之即一面多出印榜簡約其詞令人於地頭散貼曉諭其次即須非時接見賓客僚吏務通下情以資計策此事平日已是欠闕今尤不可循舊失也其次須有將有兵乃可責効若只用見今兵官統見今兵卒此則決然敗事無疑聞辛幼安只是得所募敢死之力見馮湛說亦招得賊中徒黨作鄉導方能入山破賊巢穴本路左翼軍向來便是此等人所以陳敏用之有功今已無復舊人只須

州禁軍土軍無異却恐歸正官及牢城中有可募者但須有心膽事藝者勿問其所從來可也向見訕喚得商榮者在彼後來看得如何沙世堅者本亦只是此流欽夫拔之徒隸之中使捕小賊輒有功至李接之亂遂收其用耳起發諸州禁軍決是無用然今卒未有人其勢不可以不起但亦止可遙為聲勢切不可使入山與賊交鋒適所以長賊威而沮官軍之勢亦防賊人乘虛衝突旁近州郡或本處有嘯亂應賊之人須稍分留令足彈壓必不得已寧可申朝廷撥廣東摧鋒軍與左翼相犄角亦是一事但正當此荒歉供億之費不貲不知何以為計耳聞沙縣宰頗有才面劔推官趙師淵劔浦令丞皆曉事此是將來帥到南劔可備使令之人亦不可不知也此皆若生常談恐或可

裨思慮之所不及相見煩為言之前日通放米船之說當此火色尤不宜力主偏見以播人心更可細說得作訪聞行下建劔云恐上流州郡闕米本司日前行下通放米船約束更不施行仍委本州逐縣隨宜相度措置儲蓄以備賑恤如此即事體正當物情便安矣今日向前進討勝負之外更有衝突響應二事甚可慮西南慮衝突東北慮響應此間諸公只宋倉尚可告語然非捕盜職事不知新憲如何若亦未有長策即一路之命全在趙帥一身獨自擔當不是小事昨夕聞此令人展轉不寐偶有歐陽慶嗣便託渠先發此書此間事不暇及渠到必自相見也

與趙帥書

竊聞人心荒政以為來歲之備者甚不一甚善甚善但上

流糴米之數似亦太多蓋雖未即津發然收之官民間便關此數又且處處置場收糴冬間米價便須增長來春糴貴亡疑今業已施行不敢便乞住罷若但得少損其數亦不為無補也又聞湖米來者頗多市價頓減邦人甚喜而識遠者慮其將不復來此一道安危之大機也謂宜多方招致稍增市價官為收糴以勸來者比之溪船海道官自搬運糜費損失所爭決不至多此等事一是要早商量二是要審計度三是斷置呆決不可因循去冬見議開湖事蓋謂須先計所廢田若干所溉田若干所用工料若干灼見利多害少然後為之後來但見匆匆興役至今議者猶以費多利少為疑浮說萬端雖不足聽然恐亦初計之未審也大抵集眾思者易為力專已智者難為功此等事但

呼官吏之可與謀者條畫而筭計之其贏縮利害可以一
日而決不必閉閣深念徒弊精神而又未必盡乎利病之
實也庸闇踈闊智不謀身而過計多言喜與人事深自覺
其可厭而未能遽已不審高明以爲如何狂妄之罪亦惟
并寬之也官自運米弊病百端頃時會稽有一斛而虧兩
斗者不免奏劾坐押使臣而王仲衡力庇之反欲据拾發
舉官吏乃剡縣葉簿即黃丞之表弟問之可知也或謂當
募出等商賈使之抱認津致雖或優其傭費亦未敵官運
折欠之多也此事前日陳教授歸嘗囑以稟聞似亦可未
用也陳雖後生然甚曉事聞侍郎遇之頗厚凡百更聖下
關當有所助然詢謀貴廣亦不專在一入嘗記先儒解孟
子詘詘二字以爲目足其智不啻善言之貌此言甚有味

也今時士大夫非無愛人憂國之心但雖賢者不免有
氣象所以雖其所知所與可以盡言而無聞者亦未必得
竭懷抱而況於踈者卑賤之人乎此可爲長太息也諸公
奏議大體甚正其間一二篇如蔡承禧輩議論無甚可採
不足列於諸老之門而獨斷數篇恐或飲藥以增病也溫
公兩篇當爲章惇而發雖其救時之切不暇遠謀然亦終
不可以爲後世法也使紹聖崇寧之間羣小得此蹤蹟豈
不爲奇貨哉又聞明道王霸劄子中間雖遭擯黜今雖已
復收然恐其他更有似此若迂而實切若小而甚大者須
別作一眼目看不可輕有遺棄恐後世有明眼人冷地看
著有所遺恨竊笑於今日也伯恭文鑒所載奏疏甚詳頃
但見其目錄亦不暇細考然恐其去取之間亦須有說鄙

意以為凡其所載似不可遺其所不載乃當增益此亦條
例中之一事也此事之說甚長恨去歲困於人事不得子
細請教耳

與趙帥書

熹衰病之餘災患踵至殊不自堪伏蒙問恤良以為感又
蒙軫其乏絕割清俸以周之仰認眷存尤切愧荷但窮巷
書生蔬食菜羹自其常分不知後生輩以為創見便爾傳
說致誤台慈以為深憂亟加救接至於如此在熹之義豈
當復有辭避實以近日偶復祖可支吾未敢虛辱厚意謹
已復授來使且以歸納萬一他日窘急有甚於今當別
請以卒承嘉惠也人參附子則已敬拜賜矣但少有鄙
言自聽不審高明以近日所處劉家典庫事為如何

熹鄙見則竊以為甚不類門下平日之舉措也鄉里向
旬月以來閭巷聚談有識竊歎下至三尺童子亦皆憤然
有不平之氣熹恐門下於此偶未之思也行迷雖遠尚及
改圖以全素節以息流議不審門下亦有意乎如其不然
則天下之士將有以夷虜之道疑於門下而不入其鄉者
矣此熹之所大恐蓋不特為劉氏遊說也久辱知遇不敢
不盡所懷雖被譴絕所不敢辭伏惟有以察之而已他喻
數條未暇報稟歲晚更乞順時之宜進德自重區區不勝
祈望之切并幾台照

答梁丞相書

熹伏讀賜教盛德不居退託愚懦仰惟明公之心正大光
明表裏洞徹無一豪有我自私之意而熹以妄庸受知之

久又勤下問至於如此亦豈能愬然自閉一無所進以效其尺寸之愚哉但以正此退藏不當出位是以於政體之是非人材之邪正一豪不敢有所陳說而獨請以王通所謂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者敬為明公誦之其言雖近其指則遠伏惟明公於此試留意焉廣引人材勤攻已闕使凡政事之出於我者無一疵之可指則上以正君下以正人將無所求而不得如其不然則事之小不正者積之之多亦足以害吾之大止使吾至大至剛之氣日有所屈於中而德望威名日有所損於外是則且將見正於人之不暇尚何望其能有正若定國之功哉今天心未豫而民力已殫國威未振而虜情叵測惟明公於此深念而亟圖之則熹也受賜多矣狂言犯分亦惟高明有以寬之

與陳福公書

北方消息傳聞不共春間有上封事者前言虜為西夏所逼故遷國以避之其後乃慮其設詐以謀我此已是揣摸無一定之計最後入只泛言乞詔樞廷嚴為邊備而已乃大中上意改秩除其後乃聞廬帥王希呂奏虜為契丹遺種大石林牙所劫喪亡甚夥老酋遁走不知所在三日而後得之朝廷頗信其言然去冬有親戚自淮上歸已傳此言却云渤海所離亦不聞的耗然則此報又未知其信否也若鄙意則以為此虜盛極而衰舉措顛錯就如所聞未必得實其勢不足深慮彼其備城浹持為虛聲以懼我耳然朝廷已為之調發海舟一番騷動此正高頴王朴之遺策而我已落在計中至於天文變於上坤軫動於

續錄

下正是君臣上下動色相戒飭躬正事以圖消弭之時顧
乃視之恬然略無驚懼之意上之則九重不聞有側席求
言之詔下之則諸府不聞有引愆避位之章舉朝媿阿相
狗為目已久士大夫稍有氣節敢議論者盡在遠外寂然
不聞有一人能為明主忠言以指姦佞裨闕失固邦本達
民情者聞其語及天變則盡以歸之虜酋使應天道此已
為諂諛不忠之大至於地震東南數路無一不然又將使
誰當之而不以為慮耶熹以為今日之事所當憂者莫大
於此而境外之事不與焉明公果有乃心王室之意但當
以此曲折極言於上勸以博詢芻蕘深求已闕之意則明
公雖不盡言天下之事而天下之言因我而達此功固已
大矣又何必刺探隱謀密陳秘計然後為論事哉觀

公退居西都時已嘗坐汝州青苗削奪之譴司馬公呂申
公又皆新法異論得罪有嫌之人然因事抗章盡言無隱
不少異於立朝之時彼豈不知迹方孤危重拂主意復忤
貴權之為患誠以愛君憂國之誠切於中而不暇顧也又
况明公乞身已久於今日諸人本無睚眦之怨固無諸公
之嫌而上心不忘便蕃寵錫又非若諸公之嘗在淪落擯
棄之域也亦何惜而不為明主一言以安宗社於阽危之
際救生靈於水火之中乎近年以來將相大臣始終全德
無可指議如明公者指不可以再屈誠能及此更為此舉
則功烈被於當年聲稱垂於後世者又不止於前日矣不
然不過今日苟全上下之交而後之忠臣義士考觀歲月
計慮安危必將有大不滿於明公者夫以裴令之賢猶不

免於晚節浮沉之譏可不念哉可不戒哉仰恃知照不覺
縷縷伏惟高明有以亮之

與陳丞相書

竊聞侍祠之詔至于再三此蓋聖主思見故老有所咨詢
非獨循常備禮之所爲而得林擇之書側聞丞相亦有行
意伏惟又去闕庭不勝忠戀且以向來嘗欲有言因循未
果乃復有此幾會誠不可失計程今或已在道矣虜中事
不足言今日之憂正在精銳銷燹慣習燕安廟堂無經遠
之謀近列無盡規之義阿諛朋黨賢知伏藏軍政弄於刑
臣邦憲屈於豪吏民窮兵怨久不自聊季孫之憂恐不在
於黷吏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并仰書云廉夫有學易之
意甚善然此書難讀今之說者多是不得聖人本末作

其書之意而緣文生義硬說道理故雖說得行而揆以人
情終無意味頃來蓋嘗極意研索亦僅得其一二而所求
曉者尚多竊意莫若且讀詩書論語之屬言近指遠而切
於學者日用功夫也抑嘗聞之元城劉忠定公有言子弟
寧可終歲不讀書而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極有味大抵
諸郎爲學正當以得師爲急擇友爲難耳

與陳福公別紙

熹冒昧有所干扣極犯不韙近得泉州黃寺丞書云陳休
齋病中嘗爲渠言曾令熹致懇丞相爲其女求嫁資令其
見語復以稟聞熹實不記曾有此說初不敢爲言既而思
之此老之意止是欲令熹與黃寺丞共致此懇而無其端
故設此言以發之意丞相聞其屬續深悲之言必當惻然

詳之也故敢因黃回便先附此劄其詳黃必具稟熹更不敢觀縷然已不勝其恐懼矣

與史太保書

熹竊聞頃者几杖造朝禮際隆洽蓋自祖宗盛時所以褒崇故老報答元勳未有若斯之盛者也自是以來人無愚智莫不咨嗟歎息以爲聖主尊師重道之意若此其厚而以明公平日自任之重卜之知其所以報此殊遇者必當有以度越前人決不肯爲張禹孔光以及近世之以明慶會自居者之遺臭於無窮也今者變異重仍虜情巨剽當宁側席有識寒心熹愚竊謂元老大臣同國休戚告之之會誠未有急於斯時者明公不能及此發口一言則無報效之期終懷寵利之愧矣故竊深察愚言亟召門下

直諫多聞之士曲加訪問俾盡其說兼總條疏悉以上聞於以報塞恩遇慰答羣情追配前脩一洗疑論計無便於此者不審明公亦有意乎至於狂瞽妄發罪當誅斥則惟明公有以寬之

答史太保別紙

熹昨者狂妄輒以瞽言仰瀆崇聽自循分守當得譴斥之罪不謂高明博大無所不容誨答諄諄罄竭底蘊三復自幸不惟私以免於罪戾爲喜而又得側聞前此告猷之益天下已有陰受其賜者充竊增氣尚恨未得躬扣昌言之目以發蒙昧耳今者邊事益急變異荐臻人無智愚共以爲懼然熹淺陋竊以爲境外之傳未足憂而譴告之深爲可畏也今朝廷於其不足慮者旣已過爲之防而於其深

可畏者反未有處熹甚惑焉夫以災異而求直言歷世相傳具有故實明公身爲天下大老誠有憂國之心亦不當俯及細務願以此意爲上一言使幽隱之情得以上通則天下之言皆明公之言而明目達聰感召和氣皆明公之功矣感激容貸之恩懷不能已敢復言之俯伏俟罪

答詹帥書

熹自頃拜狀之後涉秋以來百病交攻幸以餘庇未至委頓以故所委文字久未能寫及來使到伏奉賜書乃始下筆欲俟其還自三山而授之而屢寫輒不入意比其還也猶三四易紙收拾補綴又五六日然後畢要是本不能書而又嘗略識古人書法不敢信手胡寫以孤見屬之意勉盡爲之終是不能成字今既無收殺只得封納可用與否

更在高明財之也補貼處不入行道須得善工識字體者儻那取正其墨水濼漬不見元筆路處并令照應修減乃佳碑額元只欲題貼職今詳階官封爵皆高於職名今并書之然亦只用幅紙碑石必可容也但本文一二處未穩別紙具呈望更詳酌恐可略脩定庶可傳久遠耳侍郎文入陪近班日有論思之益善類方以爲喜今乃以區區一方鹽筴之故輕去朝廷識者不能不以爲恨謙仲詩雖佳然急於枝葉而緩其根本亦未得爲至論也州縣賣鹽不能無弊閩中今亦尚有病此之憂然頃來推行鈔法又奪州縣之入以歸朝廷緣此州縣束手雖軍兵衣糧亦有支不行處幾致生事今者廣西所行既經仁者之慮必無此慮然鹽利盡歸商賈而州縣只得淨利錢已是不及向來

官賣之數又失夾帶耗剩之利將來必是不免須有費力去處此恐今日亦不得不爲之過慮也昨來會稽見一書記李誠之廣西數事而鹽法爲之首大抵古人立法非是苟爲寬弛以劉晏造船之類正自有深意耳今謾錄呈幸一過目又如半年不能千籬而五日乃十倍之此得無近於蔡尹之役法否王正之頃嘗一見雖不甚歛然意其老成更練所慮必深恐尚可咨訪以盡利病之實此固高明所不憚也辱知之厚不敢默默潛易及此愧悚亡已欽夫舊政固有賴於脩明然在明牧必自有以深慰四方之望者頃在浙東見州郡催科奉行版曹文書不依省限既逾期取了民困已不堪命矣今見小報新坡有請州郡上徹

上下半年比較此其勢愈急刻矣當路之人略無忠言

奇策以開廣德意而所以拯喪邦本者日甚一日爲之奈何學術之章固知有謂然所以反身之實亦實有愧於其言者但知皇恐自修而已此其爲賜亦不可謂不厚也病中整頓得中庸孟子頗勝於前恨地遠不得攜以請教閑中又無人抄寫拜呈深以爲恨耳益遠聲光伏幾爲斯道斯民千萬自重區區至禱

答詹帥書

熹向蒙下喻欲見諸經鄙說初意淺陋不足薦聞但謂庶幾因此可以求教故即寫呈不敢自匿然亦自知其間必有乖繆以失聖賢本指設學者眼目處故嘗布懇乞勿示人區區此意非但爲一時謙遜之美而已也不謂誠意不積不能動人今辱垂喻乃聞已遂刊刻聞之惘然繼以驚

懼向若預知遣人抄錄之意已出於此則其不敢承命固已久矣見事之晚雖悔莫追竊惟此事利害如前所陳所繫已不細矣又況賤迹方以虛聲橫遭口語玷黜之禍上及前賢為熹之計政使深自晦匿尚恐未能免禍今侍郎夫乃以見愛之深衛道之切不暇以消息盈虛之理推之至為刻畫其書流布遠近若將以是與之較彊弱爭勝負者熹恐其未能有補於世教而適以重不敏之罪且於門下亦或未免分明樹黨之譏蓋未論東京禁錮白馬清流之禍而近世程伯禹洪慶善之事亦可鑒矣豈可遽謂今之君子不能為前日之一德大臣耶况所說經固有嫌於時事而不能避忌者如中庸九類指為訕上而加以刑誅亦何不可乎去歲建昌學官偶為刻舊作感興詩遂為諸生

陸釋以為謗讟而納之臺諫此教官者幾與林方俱被論列此尤近事之明鏡雖若無足畏避然亦何苦而直觸此姦慝之鋒耶欲布愚懇便乞寢罷其事又恐已興工役用過官錢不可自己熹今有公狀申使府欲望書押入案收索焚毀其已用過工費仍乞示下實數熹雖貧破產還納所不辭也如其不然此輩決不但已一身目前利害初不足道正恐以是反為此道無窮之害耳切乞更入思慮不憚速改千萬幸甚德慶刊本重蒙序引之賜尤以悚仄此書比今本所爭不多但緊切處多不滿人意耳序中所用善學聖賢之語極有意味但今日紛紛本非為程氏發但承望風旨視其人之所在而攻之耳若此人尚談清虛則并攻老子幸修齋戒則兼誡釋迦曾讀三經字說則攻

王氏曾讀權書衡論則斥三蘇怒室色市彼亦何嘗有定論而可與之較是非曲直哉但不察此而欲力與之爭則必反以激成其勢而益堅其說或遂真爲道學之害亦不爲難此尤不可不慮耳當時與王信伯辨者恐亦尚是近道理人故得以此言屈之若在今日彼豈有憚於此耶蒙喻欽夫說曹點處鄙意所疑近已於中庸或問鳶魚章內說破蓋明道先生乃借孟子勿忘勿助之語發明已意說不到處後人却作實語看了故不能不失其意耳經題之說尤見精密不肯容易放過大抵此理何所不在今人初不理會只見事體小可便謂無害而必整理者爲過當非獨此事爲然也頃嘗見楊子直說晁景迂嘗言先儒經解之題例不敢以已之姓名加之經上如春秋左氏傳

周禮鄭氏注皆經題在上姓氏在下此爲得體意舊亦嘗謂如此故每題程先生易傳必曰周易程氏傳後來以告伯恭伯恭亦深以爲然爲換却藝學易傳籤字以此論之則今者所喻猶若有所未盡也如何如何近傳得一文字詆蓋策尤力不知已見之否此事雖累蒙誨諭然每詢之往來無一人以爲便而仕於廣右者無一人不以州縣窘乏爲言近又網詢只桂州諸邑之鈔已是不免等第科賣凡此皆與尊喻不同不知果如何區區過計之憂尚欲高明更加詢究第其利於民之多者而從之也其范守文字謹以元本封呈幸一過目或有所取則彼攻吾短者乃所以成吾之長固仁人之所不忍棄也惜易及此悚恐之深尚幸垂察

答詹帥書

伏蒙開喻印書利病敬悉雅意然愚意本爲所著未成次第每經繙閱必有脩改是於中心實未有自得處不可流傳以誤後學加以此道年來方爲羣小反目竊味聖賢垂戒欲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之指只合杜門却掃陰與同志深究力行以俟道之將行不當如此用官錢刻私書故觸其所不欲聞者使其有所指以爲病而其禍且上瀝於此學使天下鉗口結舌莫敢信鄉是則欲道之行而反以扼之此稷下并陵所以基坑焚黨錮之禍也然今竊味台誨必以利害休戚置之度外爲說則亦無可言者但兩年以来節次改定又已不以其間極有大義所繫不可不改者蘇有一兩文字若無利害而不改終覺有病者今不

免就所示印本改定納呈欲乞暇日一賜省覽即見前日之繆本非可傳之書削而焚之上也鑄而藏之次也必不得已則改而正之其字多於舊處分作兩行注字亦可此則最爲下策雖未必便能不誤學者亦且粗漏區區今日之心然後患之來可以立埃熹非自愛而憂之實懼其不知妄作未能有補於斯道斯民而反爲之禍也伏惟執事試深思之若能斷然用熹所陳之上策即案前此兩次公狀舉而焚之如反手耳或恐前狀未蒙書判付曹今再納一本切望深察也欽夫文集久刻未成俗人嗜利難與語然亦一面督之得即納去次孟子說渠已不幸無復增脩刻亦無害恐未能使其無遺憾於九原耳伯恭大事記甚精密古今蓋未有此書若能續而成之豈非美事但讀書

本自不多加以衰老昏憊豈復能辦此事世間英俊如林
要必有能爲之者但恐其所謂經世之意者未離乎功利
術數之間則非筆削之本意耳浙中近年惟論百出駭人
聞聽壞人心術彊者鳴弱者和淫衍四出而頗亦自附於
伯恭侍郎丈在遠未必聞之他日還朝當爲深歎息也揚
子直近爲趙帥招致入蜀不知已發臨川未尚未得書也
此間官鹽利病參半而臨汀受弊爲尤甚趙帥欲更之而
諸司議多不協至有違言子直亦遭指目興事之難蓋如
此錄示鹽筴條奏及別紙誨諭詳悉尤見所以因時救弊
加惠一方之本但不知州縣果無闕乏否賣鈔果無科擾
否將來不至復爲招糴折苗之計否近見一相識來此云
在廣東事但憲聞其論此事甚悉云家廣右數十年平

亦嘗深持鈔鹽之論今得家問乃知其有不易行者此
鄉間之公論聞渠已移廣西漕必相見面議也此人亦甚
有志節必不苟爲同異幸更與詳細反復殊勝遠方傳聞
其人未必皆賢而言未必皆可信也竊於此事本無所預
出位而言非若印書之利病猶有關於已也但樂慕道德
之深得之傳聞之衆其言亦或出於平生所謂忠信不妄
者之口是以不能不深疑耳今既蒙喻懇切至到雖亦未
有以見其灼然無可疑者且以長者之言必當可信而不
敢不信耳然亦願深計遠慮屢省其成有所未便隨事變
通使不失吾前日變法之本意而已其迹固不必深徇而
長守也不審台意以爲如何只如諸州俸給後來增添之
數舊來鹽息不入省計故可供此今既罷去雖得朝廷及

潛司撥錢恐亦只可助公家支俸錢而供給之屬無所取
辦若不徑行裁損明乞指揮過取一錢論如入已賊法則
只此一項終爲久遠之害又不知他事如何恐亦合討論
究索預爲之防也閩中八郡上四州不產鹽故舊以客鈔
官般並行下四州產鹽故舊來只令百姓隨二稅納產鹽
錢而受鹽於官以食近歲上州客鈔廢而下州官不給鹽
其官般者利病參半如前所云其納錢而不受鹽者或自
買私鹽而食之人亦不以爲病也不知今廣西瀕海諸州
產鹽地分私鹽一斤爲錢幾何鈔鹽一斤爲錢幾何若私
價甚低官價甚高則宜實有不便如范君所言者恐亦不
宜不加思也向見浙東七郡四郡瀕海而例食客鹽縣道
惠於辦課力於搜捕細民冒法陷刑不勝其衆嘗欲爲書

張隆

論申請參用福建下四州法而未果至今恨之此亦恐可
以補今法之不及也中庸大學舊本已領二書所改尤多
幸於未刻不敢復以繕本拜呈幸且罷議他日却附去請
教也中庸序中推本堯舜傳授來歷添入一段甚詳大學
格物章中改定用功程度甚明刪去辨論冗說極多舊本
真是見得未真若論語孟子二書皆蒙明眼似此看破則
鄙拙幸無今日之憂久矣高教授能留意學校甚善渠嘗
從陸子靜學有意爲己必能開道其人也近日諸處教官
亦有肯留意教導者然其所習不過科舉之業伎倆愈精
心術愈壞蓋不如不教猶足以全其純愚之爲愈也太極
西銘二解近亦嘗有所更定今同附呈欲乞并賜詳酌而
去留之幸甚白鹿堂揭示以時世輩行言之不當在高若

張隆

之前亦乞改正仍以高氏修學門庭爲目幸甚教官跋語所謂欣然無吝色以下數語似熹自以此書已就而喜於流行者尤爲非便區區此時若知幕府已有流傳之意即不敢承命納呈矣今若毀棄此序固無所施如其不然即乞易去此言及下文數句幸甚幸甚

與詹帥書

熹前日拜書并已校過文字臨欲發遣而略加點檢則諸生分校互有疎密不免親爲看過其間又有合脩改處甚多不免再留來使助其口食令更俟三五日昨日始得了畢但論語所改已多不知尚堪脩否恐不免重刊即不若依舊本作夾注於體尤宜向見子直道晁景迂之說云先儒解經只作此體是亦尊經之意若不再刊不必議也

但脩改亦乞專委通曉詳細之人親自監臨攢那字數處處空闕不妨多處不免分作兩行如夾注狀不可便以此本直付匠者恐其憚於工力揭去紙帖致有合改處不曾改得久遠爲害也然又細思此亦且是今日所見以爲粗免踈脫更過數日再看決須更有改易若隨時修版印版有不勝修者且亦無時而已將來又豈復常有留意於此者則是此書之行爲學者之利殊少而爲害多使熹介然常有不滿之意其害又不止於論列行遣而已也懷不能已再此具稟伏乞台照

與張定叟書

契勘汀州在閩郡最爲窮僻從來監司巡歷多不曾到州縣官吏無所忌憚科敷刻剥民不聊生以致逃移拋荒田

土其良田則爲富家侵耕冒占其瘠土則官司攤配親鄰
是致稅役不均小民愈見狼狽逃亡日衆盜賊日多每三
四年一次發作殺傷性命破費財物不可勝計雖爲王土
實未嘗得少霑惠澤殆與化外羈縻州軍無異甚可痛也
近因戶部王郎中申請乞行經界得旨施行千里細民鼓
舞相慶其已逃亡在漳潮梅州界內者亦皆相率而歸投
狀復業然此一事豪家大姓不以爲便縣吏鄉司不以爲
便官負之無見識樂苟簡者不以爲便往往皆能造爲淳
苦之情無路上通是致前任監司妄有申述沮格成命使
昔之鼓舞者今變而爲咨嗟昔之投狀歸業者今復相與
狼狽而去有識之士深痛惜之而在位者未之知也所幸

免降指揮猶有秋成取旨之文今既及期而汀州歲實
稔且其守臣學道愛人有風力可以倚辦失今不爲竊益
尚後難得似此機會欲望檢舉元降指揮詳陳前項利害
申述取旨只委本路監司及本州守倅赴此農隙疾速推
行庶幾永爲一方久遠之利

與王漕書 齊賢

喜伏辱賜教并審即日秋陽尚驕臺府清暇合候萬福不
勝感感喜前日伏蒙垂問率爾具報既而思之其所論者
乃經理州縣財賦源流之術若以今日救荒恤民之事言
之則未爲要切之務也慮之不精發之不當方以自愧亦
意高明見其迂闊不過付之一笑而已以故因循未暇以
書自解不謂乃蒙專人再枉謙誨俾盡其說此事既非今

日之急而其條目很多亦有非熹之所能盡知者然其大
要不過欲得使司於見行鹽法之中擇其不可行之甚處
如改和尤溪汀州諸邑之類小變其法而損其歲入之數使官享其利
而民不以爲病州縣可以立脚而漕司不失歲輸之實而
已今一等破敗縣道竊料不過然此事乃在使司審熟討
論百全而後可發非一旦猝然之所可言也若夫今日救
荒恤民之急則不過視部內被災之郡使之實檢放惟下
四州水旱時有檢放若上四州則民間全不知有此條法
恩意但知田無所收則殺人放火耳今示之以此亦所以
息其作捐逋租近日州縣無他事可以擾民唯有催理舊
亂之心納此爲大害寬今年夏秋二稅省限各展一月具以條目言之
於朝而其可直行者一面行下然後謹察州縣奉行之勤
惰得失而誅賞之使愁嘆亡聊之民猶復有所顧藉而不

肆其猖狂悖亂之心以全其首領保其家族靖其鄉閭
此則今日救荒恤民之急務也此外則視荒損尤甚之鄉
使之未米得入而不得出有餘之處則許其通融糴販稍
勸富民平價出糶勸民廣種大小蕎麥葡萄蔬菜之屬以
相接續其貧甚者使更互相保而別召稅戶保之借以官
本收成之後祇納元錢亦一助也此等爲災傷甚處乃行
之想亦不至甚多也又此事雖屬常平司然或彼司無錢
而漕司有錢則借而爲之亦不爲侵官也鄙見如此未知
當否姑以仰塞下問之勤伏望裁擇其可幸甚幸甚山間
之旱日甚一日祈禱經月略不見効連日隨衆登山祈神
周視一村大半焦赤居此四十餘年未嘗有今日之旱令
人憂懼殆無措身之所奈何奈何使還具稟臂病猶未能

多作字伏乞台察

與周丞相書

熹狂妄闊踈無用於世。昨丞相知其如此特加除用使
得仰奉列聖真游香火於受命之邦感慨之餘方竊自幸
而未及半歲遽被設恩懇辭報聞未敢再告而素吏部經
由出示所被賜教別紙所以存問之意甚厚然於愚分終
不自安近者忽聞江西代者以人言報罷有旨趣熹躬聽
臨遣聞命隕越不知所爲既而方知正以丞相開陳之故
是以有此熹竊恨丞相前日之賜不終而虛爲此紛紛也
熹之衰病首尾七年去冬一二陰邪危惡之證雖已罷去
然腹心之患甫益堅牢攻擊萬方略無動意若不自憐冒
不韙進竊恐不惟自取顛蹙亦或貽丞相軫念之憂故

輒有劄子復申前懇欲望丞相始終哀憐少假鈞陶之
力使得復供鴻慶守桃之役則生託榮名死題墓道無遺
有遺恨熹舊讀崔德符觀魚作詩有丈夫五十年要須識
行藏之句未嘗不反復誅歎而有動於懷不謂今日真踐
斯境而益知其言之有味也瞻望黃閣無由趨拜下風以
盡其所欲言伏惟上爲國家益隆寶衛亟濟元宰以慰四
海具瞻之望熹不勝祈懇願望之至謹奉手記伏祈鈞察

與曹晉叔書

累辱惠問未能一一奉報春卿來又奉近教獲審比日雨
涼尊候萬福感幸深矣熹行負幽明禍及幼稚第三女子
前月末間已似向安疾勢忽變至此十二日遂不可救痛
苦之極殆無以堪加以衰病之餘氣血凋耗不勝悲惱日

覺危悴恐亦不復能久於世矣江右之除出自上意當察
不悅者衆此恐未必爲福而目下便失祠祿又須來春關
到方敢請祠已自不勝其撓况未請之間駭機一發又未
必敢更請祠衰老患難一至於此豈復更有榮望但神明
不遺下燭幽隱力沮邪議褒許有加此恩無路可報徒切
感慨而已

答尤延之書 戊申四月

熹留玉山已半月日望回信冀得言歸今所遣人乃空手
來而所賜教中見喻者又非熹之所病也區區之意正爲
禮節之間有不能彊顏者耳如其所謂宛轉者去冬已聞
之此豈可信政使可信吾亦豈可爲此而屈哉老大抗疏
復餘念於此世韻以君臣大義未能忘懷初欲冒一

吐所懷知難而退憂則違之今亦已矣唯願諸賢協贊
主進賢退姦大開公正之路使宗社尊安生靈有庇則
之受賜厚矣亦何必誘之以其所不欲而彊之以其所不
堪也哉再遣此人文字在元善處更望垂念便得早歸千
萬之幸餘不暇及

與江東尤提舉劄子

此間糶米者五輩其一已還餘尚未有端倪然四近米價
齊高恐不及元科之數而諸縣下戶口數萬建昌四鄉申
到計一月已當米四千石餘雖見催未到然以鄉計之尚
當七倍於此則一月已用三萬餘石今計常平之積及本
軍所餘僅可給兩月勸諭上戶所得可給一月即開春便
無以繼欲以糶到錢再糶則諸處米向後必愈難得又恐

未可指準不知使司番陽之米將來可撥幾何若得五萬
餘石即所欠尚有月餘多方那儼或可接得大麥都昌小
戶尤多恐用米穀不止此若不及此數即尤狼狽矣欲乞
早示一公牒撥定米數此當一面差人般運庶以慰安善
良彈壓姦盜非細事也

與周丞相劄子 六月

熹區區此來竊知皆出丞相推挽之力向之所以次且而
不敢進者其故亦可知已適有幸會遂得一見聖主呻吟
所懷之一二妄意自比儻猶有以效其愚於左右而事乃
有出於生平意料之所不及者卒煩君相委曲調護然後
得以遠巡而去丞相又枉手教以存問之此意亦益厚矣
時囑暑行已及衢州之境前望江西不越數舍深念此行

當日前奏對之時便蒙臨遣則受命引道無所復辭今
既紛紜而所坐之罪有非臣子所能堪者冒昧而行實深
憂懼謹以公狀申省因輒還家俟罪別有劄目徧詣公府
而復以此私於下執事三者之中狀詞尤詳足見本末伏
望鈞慈取以奏稟早賜譴黜而改命使臣則庶幾猶可以
不重其前罪熹不勝幸甚幸甚抑以熹之無庸辱知不爲
不久而未嘗少效其尺寸於門下今遂投迹山林不容復
出而所願於丞相又有非幅紙所能盡者伏惟深以天下
之重自任而引天下之士以圖之使由中及外自近而瀕
無一不出於正而亡有私意奸其間者則君正而國定矣
若夫阿諛順指以爲固位之術牢籠媚嫉以爲植黨之計
則固前人之所以自敗而丞相平日所非矣無所待於愚

言然熹之惓惓猶願深以自警無至於復蹈其轍也干冒
威尊并深恐懼

與留參政劄子

熹未嘗有一日奔走之勞於門下而參政所以知遇獎借
不後於眾人越自頃年叨被改秩之恩參政實掌書命褒
與之詞已浮其實而所以告戒之者又若憂其不能保夫
晚節末路之難此其所以愛之之深可謂至矣熹雖至愚
亦知佩服顧以君臣之義不可終廢自此以來雖在踈遠
而聖主之知益深益厚遂不自量妄意陳力然每起輒仆
狼狽不支今者之來一前一却雖獲扶病進望清光然猶
未及一見參政而衰病復作遂以煩言遂巡引去切聞
呈之際參政猶欲少加意焉誠不自知其何以得此於大

君子之門也區區南歸已迫所部竊伏惟念來章所指在
臣子為不赦之罪被此以出復何面目以見吏民今輒具
狀申省待罪并具劄目稟聞伏惟機政之餘少賜垂念使
熹便即得罪而江西不又闕官則所以寬其後咎餘責者
莫大於此庶幾收之棄榆有以率副前日丁寧眷予之意
幸甚熹當暑病目作字不成貢問之初遽爾草率并望鈞
慈特賜矜恕

與周丞相書 七月十二日

熹竊罪以來奉頭鼠竄脩塗酷暑不可禁當連日行衢信
建寧之境又聞猛虎白晝羣行道旁居民多為所食哭泣
相聞無所赴訴自惟命薄尤竊憂懼却幸偶不相值得以
善達田舍人還恭被省劄仰味聖語丁寧之意已深感激

而丞相賜書開諭勤至又增悚怍理合拜命即日戒塗而
區區之私終有未能自安者竊計朝廷寬大愛惜事體量
度重輕必未能別為處分則熹之孤蹤只合杜門屏迹以
俟議論之定未容冒此疑似出備使令未論後患如何但
只如此行止便已非熹夙心且如向來退避七年及今乃
能一出猶復宿留淹回四五十日然後敢進熹之意非專
為畏彼也丞相於此其必有以察之矣今日之事亦何以
異此耶又且又稽王命心不遑安竊恐聖上以謂前日訓
詞已極溫厚而熹冥頑不肯奉詔忽震雷霆之怒又聞江
西前月亦已闕雨不知今復如何萬一職事曠廢或至生
事則熹之罪皆不可逃非但前日口語之無根而已也若
論核計則熹自去歲八月已失祠祿今適暮年貧病之態

不言可知江西逐兵又已遣去只此疾足乃是私雇使之
往還勢亦不容至再矣切望丞相曲賜留念早如所請免
致紛紜不勝幸甚且又別有一事尤係利害昨聞去歲朝
堂之議欲使今素少卿自處易贛而丞相以為贛卒悍而
表性剛不可不慮此見高明計事之審然則熹於南康嘗
因莫守經由薄治朝卒之橫其釁有端又非刻之比矣弊
性猶急自度亦似不在刻下萬一軍民之間事有曲直不
容回枉則事將有不可知者前此所以不敢接此自言者
政恐復如頃年避奪牛之嫌而自西徂東騷動兩路竟歲
不寧也今不獲已聊復陳之但欲丞相知江右之不可行
耳熹已有公牋申省及具劄子編扣諸公之門矣又有封
事一通乃前日已蒙聖慈開允今恐投進不得亦於狀內

貼說乞賜開陳然其間全不敢及前事曲直也前書狂易
曲蒙謙受不勝反側區區亦尚欲有所言以亟遣人不暇
然每私計天下之事則未嘗不為丞相惜此歲月幾會也
熹輒有私懇率易干瀆昨過玉山見其邑宰鄭謨乃十二
三歲時相與同學別後聞其陷虜隔絕及此再見恍然如
世俗所謂前後身者為之太息流涕久之然其人溫謹有
餘而材具不足此縣摧敗日久其勢必不能支曾有文宗
干投丞相乞以歸正恩例改差一釐務添俸或簽幕之屬
仍屬熹為面稟昨來忽忽不暇它及此亦嘗託張太丞稟
知不審已蒙鈞念否熹後來不得其書想其事勢只有
適儻蒙哀憐早賜陶鑄千萬之幸又邵武黃大監求將
云物亦蒙恩奉祠無自陳之文已嘗懇稟丞相不知鈞意

如何獨熹乘間言之不敢不達其意并乞垂照未能
為欲為左右言良覺可笑伏惟宏度有以容之

答劉漕書

熹平生慙拙無以瘡人端分自安非有他望公朝過聽拔
用過宜方起輒仆上累聖神之知於此再矣尚賴皇明洞
照幽隱所以慰藉撫循有非小臣所當得者極欲彊扶衰
朽起奉明詔而自度孤危尚須辟人以全末路而疾疢交
攻有不容自力者以是仰煩開諭反復熟悉引義慷慨詞
旨不凡三復竦然敢不斂衽然前請已行度一二日當有
進止之命儻遂退藏是為大幸區區此意諒亦蒙深照也

答或人書

熹不度時宜自取困辱比嘗自効幸上照知申諭趣行有

非小臣所當得者但顧罪垢未盡滌除未敢即引道耳
請之上勢必可得也

用嚴且六秩神什上累望軒之味於此非矣尚願皇恩
冀平主繫無以齋人繼衣自安非亦望公降臨

答謹書

收所發書乘間言之不煩不妄其意并予垂照未

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八

書 時事出處

與周丞相書 戊申八月十四日

冀前日專人奏記伏想尋嘗益徹昨日先所遣人還拜領
鈞翰之賜感慰之極不可此言至於進職疏恩奉祠得請
又出陶鑄尤以謝城然而丞相方且歆然深以前日不能
功辨是非為病此則仰見大君子責已之周又不自勝其
愧仰也崇福謹已拜命矣雖名之喻曲荷記存此於禮律
無疑豈敢更煩公聽惟是進職之恩則有所未安者蓋方
以避仇自列而被黜已并內揆於心尚覺未免上九繫帶
之嫌况於他人豈容戶曉日於近制此等遷除雖非德選
亦必有所託以為號今此何名也哉又况溫陵之行情狀

未白此必快快尚有餘言且其為人亦嘗頗有特譽今日
之去遠逃必有為之不平者異時得以藉口則非獨為熹
之害竊恐丞相亦不得不以為慮也大抵近年習俗凡事
不欲以大公至正之道顯然行之而每區區委曲於私恩
小惠之際本欲人人而悅之而其末流之弊常反至於左
右徇牽倍費財處而率又無以慰天下之公論此則熹之
所不敢言而丞相之明其白知之亦不待熹之言矣熹余
有公狀申省并以劄子遍懇群公語悉由衷即非備禮切
望矜察早賜開陳得遂鄙懷乃荷大賜昨辭遷秩想亦已
蒙鈞念若猶未上得弁與將上不勝幸甚

與曹晉叔書

熹辭免文字修寫方畢更一二日始得遣人未知所請竟

如何然亦作一奏疏極道一懷此儻可為行止之決耳山
間殊不聞外事只前月得仰下書聞以諸人薦士之故近
列有橫議者不知後來竟如何蓋其間有一二病根若不
能去除不惟善類立不得亦非廟社之福也不承教之義
渴仰無量願無可入城之理坐成阻闊奈何奈何

答陳同父書

熹所遣人獲月半前後到都城不知歲前便得歸否但迂
滯之見書中已說盡自看一過亦覺難行次第八九分是
且罷休矣萬一不如所料又須別相度今亦不可預定耳
來教所云心亦慮之但鄙意到此轉覺懶怯況本來只是
間界學問更過五七日便是六十歲人近方措置種得幾
畦杞菊若一脚出門便不能得此物喫不是小事奉告老

兄且莫相攬撥留取閑漢在山裏咬菜根與人無相干涉
了却幾卷殘書與村秀才子尋行數墨亦是一事古往今
來多少聖賢豪傑韞經綸事業不得做只恁麼死了底何
限顧此腐儒又何足為輕重況今世孔孟管葛自不乏人
也耶來喻恐為豪士所笑不知何處更有豪士笑得老兄
勿過慮也

答陳同父書

熹懇辭召命不蒙開免反得除用超異非常內省無堪何
以勝此已上免奏今二十餘日矣尚未聞可報踧踖不自
勝來書警誨珠荷愛念然使熹不自料度冒昧直前亦只
是誦說章句以應文備數而已如何便擔當許大事況只
此饒胃亦未敢承當老兄之言無乃太早計乎然世間事

思之非不爛熟只恐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似我心孔子
豈不是至公至誠孟子豈不是巍拳大踢到底無著手處
況今無此伎倆自家勾當一箇身心尚且奈何不下所以
從前不敢容易出來蓋其自知甚審而世間一種不相識
有公論底人亦莫不知之只是吾黨中有相知日久相愛
過深者好而不知其惡誤相假借以為粗識廉恥而又年
紀老大節次推排遂有無實之名以至上誤君父之聽有
此叨竊每中夜以思悚懼慚愧無以少答上下之望未嘗
不發汗沾衣也不意以老兄之材氣識略過絕流輩而亦
下同流俗信此虛聲將欲彊樵僥以千鈞之重而不憂其
覆跌狼狽以誤知人之明也辭免人行已久且夕必有回
報似聞後來廟論又有新番從官已有以言獲罪而去者

未知事竟如何封事雖無高論然恐無降出之理萬一果
如所傳則孤蹤尤是不復可出自今以往牢關固拒尚恐
不免於禍况敢望入帝王之門乎彼去都城不遠想已見
得近日交象矣萬一再辭不得即不免束裝裹糧爲生行
死歸之計承許見訪於蘭溪甚幸但恐無說話處向來子
約到彼相守三日竟亦不能一吐所懷或先得手筆數行
略論大意使未相見間預得紬繹而面請其曲折庶幾
勝忽忽說話不盡只成閑追逐也

與周丞相書

熹間者側聞光膺詔冊進保帝躬體貌益隆中外交慶
既不獲追隨班賀之末又不獲以時奏記少見下懷瞻
門墻徒增悚惕前此率易申懇伏蒙寵賜教答誨喻丁

眷念有加尤深感激惟是所請未蒙施行憂懼之深莫知
所措區區鄙志前已具陳既未能有以上動朝聽則亦不
敢復申其說今者具狀獨以范參政進職近例爲請伏惟
丞相試一覽焉則朝廷之予奪與熹之辭受其當否得失
皆曉然矣然朝廷於此本無愛憎之私但爲偶失參照則
亦未爲大闕獨使熹竊非其據而幸討論之不及則其辱
大矣熹雖無狀竊深恥之萬一此請不遂熹豈容但已蓋
與其悶默冒受寧以罪戾竄斥爲有榮耀也然熹之本心
亦豈樂爲是亢激者狀中已備言其曲折矣并乞深察而
力陳之庶幾聖主有以洞照其愚而亟遂其請則不惟熹
之幸而免使丞相分上又添此一段不了事則亦不爲無
補也前書率爾之言無足采取過荷開納愧悚良深願今

自謀之拙進退失據亦不復能爲門館計矣表侍即歸來
道間一見語殊未款比聞其病欲往視之而賤軀衰乏尤
甚未能自力念之不能忘也承問之及因輒布之疾病餘
生無從復望履舄伏惟深爲天下之重千萬自愛熹不勝
至願

與李誠父書 己酉五月二日

久不拜狀茲聞榮被親擢進居六察之職深以爲慰比日
清和伏惟台候動止萬福先生抱道不試然其心未嘗不
當世也門人弟子既不足以少承厥志而家有賢子足繼
其業學者之望蓋非常人之比况新天子繼照之初慨然
有志於治而外則夷虜憑陵國威不振內則陰邪朋結因
論未定此亦賢人君子效忠宣力垂名竹帛之秋也

平日立志持身固有定論然區區更願一意爲國無徇常
日往還厚善之私深察天下公議之所在精慮而決行之
使陰消於上而陽長於下政事脩理而國勢尊安不亦老
先生平日之所望於後人者乎熹託契深厚不敢效常人
進諛詞以贊除用之喜狂妄及此不審尊兄以爲如何胡
公論事皆合公論甚彊人意但二小諫之去殊可惜乃不
能遂其言何耶諸公排逐正人乃以尊兄塞責此相輕之
甚謂兄必不能爲薛許耳不可懷此小恩而忘大辱幸深
念之

與張元善書

辭免文字極荷留念危疑之迹久爲賢者之累尤以慚悚
今復遣此人乃漕司借來省狀公劄已與錢令自投矣只

煩因見扣之狀藁錄呈區區卑意只是如此更無他說如
云立節抗論却非事實而反以益其疑忌蓋平生辭官只
是兩事一則分不當得二則私計不便而已非有他也所
云如有差妄却與此事體不同若是本等差遣力所能堪
豈有不受之理但名位超躡或非力所辦則亦不得不辭
耳清源之說尤非所敢聞者中固不見容外亦非所堪棄
晚如此精力昏耗一事做不得只得一日安靜即是一日
之福此外無所求也對班果在何日不知欲論何事來書
所云非甚利害不暇謀人者何見事之遲耶觀二諫之去
江夏之升此乃不犯手勢而幹旋運轉無不如其意者自
古小人所以敗亂國家豈皆凶惡猛鷲有可畏之威而後
能之但有患失之心便自無所不至先聖言之精且切矣

而臺西掖乃為差彊人意者然不清其原而窒其流恐徒
費力而無補也況南牀擊去新諫此已明與之忤渠既不
得志必須更尋一枚如此等比置之本處不知又將何以
為計此事不遠計只在旦夕矣可因見痛針劄之此公雖
未相識然見其文字知其純厚不會罵人須力從更之以
速為上稍遲一日即壞一日事矣二諫之去必須有曲折
幸子細報及天下事只有箇做有箇不做無如此依違僥
倖之理彼之隱忍回互蓋曰將以有為也而所就者亦止
如此與奮發直前者相去亦復幾何向使奮發直前果去
禍根却未必不做得事也境外之事則諉曰無後段不知
如此拱手安坐幾時是有後段時此事苦痛更是無告訴
處不知祖宗之靈何負於此輩而忍至此也誠父遷後相

見否聞渠曾與之鄰居相與甚厚須有以警覺之縱不能
回戈奮擊且得不為所使以害善良亦幸事也蕭果卿初
除御史虞丞相意也人或賀之蕭喟然曰彼見吾憤憤謂
我不能言而以是處我也其輕我甚矣不數日首論其黨
遂并攻之論者服其勇云經總制錢若只如此減得不多
全不濟事熹去年有一劄子曾降出否諸公之意非不欲
速行只是怕諸路條上乞減太多難可否耳若未定論且
守前說為佳過了此番又無時可理會也紹興和買熹向
有一說欲減總額零數十四萬中而後以田畝餘財諸般
物力貫頭均敷庶幾重者得輕而元無者所增亦不至重
後來不會上得鄭書赴鎮時曾寫與之不知渠後來如何
匪處也廣西鈔鹽只是州縣苦之必不至大為民害今復

實難須有害民處以本路觀之可見矣詳觀所論大率
鬼得人情事幾未甚分明此乃平日意思不甚沈靜故心
地不虛不明而為事物所亂要當深察此病而亟反之古
人所謂安而後能慮定而後能應正為此也若只如此泛
泛度日即恐枉得道氣之名而不享其利徒有損而無益
也千萬留念

答李誠父書

副本垂示極感不外之意三復以還伏念頃侍先生教誨
所論無非此事感念疇昔不勝悲歎又喜家學有傳遂為
世用有以慰九原之思也首章所論乃古今不易之常道
而在今日尤為要切然自世俗觀之不以為迂闊之常談
道學之邪氣者鮮矣尊兄既發其端此必已為彼等所惡

然吾所以告君之道無以易此則亦何顧於彼但當守此
一言以為平生議論之本他日論事每每拈出此箇話頭
不論甚事都從此話上推出去則百病之根無所藏匿而
於人主所以反躬正事之幾亦約而易操矣若把此話別
為一事而當世之弊又自各為一事則內外精粗不相統
屬而真不免乎迂闊之譏矣切望勿忘此言每見必須拈
出常令接續無少間斷則久久自見效矣恢復一事以今
事力固難妄動然此意則不可忘頃見先生亦常常說今
日但當將不共戴天四字貼在額頭上不知有其他是
一義今觀老兄所論亦得此意但當因此便陳內脩政事
之意而稍指切今日妄安放倒之弊乃為有力耳至於分
察職事計亦默有所處此則大要在於詳審勿徇偏

善而獲譏善人掩其疵疾之意亦不可忘耳又其大本則
欲正人者必先正己況欲正君而可自有不正之累耶此
往高明處之必已素定既承下問不容不盡耳

答王謙仲劄子

云云 不勝千萬幸甚又蒙不鄙俯垂訪逮此見高明之度
雖以爵位德業之隆而自視欿然不自賢智至於如此甚
感甚感顧熹至愚本無知識加以疾病廢學意見愈益闊
疎其將何以仰承嘉命惟是平生所聞明公之節槩風烈
凜然其非今世之士其尊主庇民之略蓋素所蓄積也今
日得其位而施之於海內有識仰首拭目以望膏澤之流
亦有日矣熹獨竊意明公之優游不迫蓋將有所待而為
之也雖然時難得而易失古之聖賢蓋有皇皇汲汲而坐

以待旦者唯明公不忘疇昔之志而果斷奮發以乘其不可失之機則宗社之休生靈之幸也

與留丞相劄子

熹昨具短劄懇辭恩命方懼進越自取罪戾不謂乃蒙鈞慈還賜手教拜領伏讀感悚益深又蒙鑄喻丁寧褒與隆厚仰認至意尤切凌兢誠宜即日拜命便道之官服勤業深求所以仰稱吾君吾相知遇使令之意而疾病之餘昏耗已甚竊自揆度決無以堪一道委寄之重不免復具公牘再干朝聽而別以此私于下執事伏惟丞相國公鑒加省覽特賜矜憐曲為敷陳仍畀祠祿使得卒逃吏議以遂餘生則熹不勝幸甚幸甚或恐朝廷未知熹之實病長願尚堪使令不忍終身置之閑散則謀議之官若蒙

或可自效然以禮秩太優不敢有請伏惟相公試詳度之
復勞區處不若及今便與祠祿之為便耳抑嘗聽於道路
側聞乃者相公蓋嘗白發左右之姦斥之遠外所以輔君
德振朝綱者甚慰中外之望熹雖愚懦亦不勝其喜幸竊
意相公必將乘此機會大有建明以為宗社永久無窮之
計而伏聽累月未有聞也夫陽長而不遂進陰消而不遂
滅此最安危治亂之機而昔人所深畏以熹之愚猶竊為
相公慮之不識高明何以處此而善其後也遠跡田間無
由伏謁黃閣之下仰首一言以贊大慮引領東望不勝悵
悵伏惟上為國家俯為人望千萬自重熹不勝懇禱真切
之至

小貼子

熹目力昏耗不能細書楷字墨色濃淡行道教斜殊不成禮本不能親書以所被教出於手墨勉彊作此率略殊甚伏乞鈞慈矜恕幸甚甚 熹惶恐上覆

與留丞相劄子 已酉十月二十一日

熹竊以中冬嚴寒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頃以衰疾再辭恩命方懼僭瀆自速罪戾乃蒙丞相矜憐曲為敷奏改界符竹以便其私固已甚幸至於那移闕次不一而止倍費生成之力仰累公平之政此又熹之所大懼也若使稍堪勉彊豈復更敢辭避以招尤取闕而自棄於明時實以所苦目疾浸以增加臨漳雖名事簡然一郡千里甚齒萬數獄訟財計所繫不輕若以愛身之故漫不如

爾委之他人豈得自安若欲一一親臨則竊自揆度決有所不能堪者前日所以力辭江東之行良以此故竊意為熹言者亦未究知其實而或雜以他說是以丞相雖已憐之而猶未深信其必然也以熹今日精力之所堪惟有奉祠一官可竊升斗之祿又復惟念君相之恩隆厚至此而熹必求閑退固執不回則或者之論必又有以為羞薄詔除而加以傲上無禮之罪者是以今者冒昧朝聽不敢專以祠祿為請蓋已出休迫無聊之計而陷於貪冒苟求之譏矣伏惟丞相試加察焉賜之一言明其實病而復與之祠官之祿使得休養神明避遠讒謗庶幾不死之間及見丞相格君定國之效使羣邪屏伏而眾賢彙進姦言熄滅而公論顯行國勢尊崇於上民心悅豫於下則熹雖在田

野之中亦得以安心肆意明目開口為太平之民其與懷
抱憂畏側肩屏息以寄其身於吏民之上者屈伸苦樂萬
萬不侔矣若丞相亦以熹前所疑有不得不慮者則謀曹
之請願垂意焉然此已為甚不得已之計萬一近地或無
見次則又不必騰那增創以致人言但與祠官乃其舊物
縱使得罪亦易辭也熹未嘗有一日灑掃之勞於門下而
丞相知之之深念之之悉至於如此故熹不敢不盡其愚
伏惟丞相擇而處之千萬幸甚未由趨拜門館伏乞上為
兩宮倍保崇重永扶公道以福蒼生熹不勝至願

與黃仁卿書

熹行義不修無以取信交遊遂使中傷之禍上及先賢若
拜神聖鑒知則其流害將不止於不肖而已負此悚慄無

以自容熹竟不免臨漳之行示喻積弊此固當然其
擾民為害有大於此者到官之後須次第討論更革之今
未敢洩此意若過劔福得左右在彼面議為幸或出沙縣
亦當先附報奉約一出相會也於州縣事體本自生疎又
多時不出意思踈懶既承當了擔子便又苟簡不得甚欲
子細商量也請祠事亦似不必如此隨分仕宦不起患得
失之心何處不是安地政不須如此若論為學則在官何
嘗不可為學直患自不愛日用功耳買田舉子之說甚善
此間周居晦劉晦伯皆有此議但愚意以為如此則只做
得一事不如斂散既可舉子兼可救荒又將來田租亦為
豪民坐欠催督費力此建陽已見之弊須更子細商量太
抵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但筭其多者為之耳

只恐一日
荒却思此

周

無討處也

答趙帥論舉子倉事 庚戌

次月初十日請米不得折支價錢

元立約束逐月三次支米使生子之家不過一旬便得接濟極為利便但支米官獨負自支或不得人則徇私係過無所不有至有將私家所收輕禾沈穀重行估折者亦有將所支官米準還本家私債者似此之弊不一而足不但折支價錢而已故中間甚不得已而改為三月一支之法雖期日稍遠然却得開會諸都附籍鄉官同在一處不察大段作弊鄉人雖是得米稍遲却無邀阻乞覓之患亦頗安之今欲一月一支誠為中制然若不關集諸附籍官則獨支之弊復如前日若欲盡行關集則一月一來其精

不無厭倦支米官又利其不來決不便行申舉因循觀微必致無肯來者而獨支之弊又如故矣反復思之只有一說雖或未能盡革舊弊然亦勝於不行欲乞更於所事目本文次月初十日請米一石之下注云仍舊關集諸附籍鄉官各將本籍前來參驗方得支給此注止仍於後項立法支米以恤其私見第項則或可以責其必來而免致復有獨支之弊如其不然雖欲多設關防曲行小惠徒為文具終有損而無益也

佃戶人戶欠米未有約束

舉子根本全仰諸莊佃戶送納租課諸都人戶回納息米今佃戶多是豪猾士人仕宦子弟力能把持公私徃徃延不納至有及來年夏秋而無敢催督之者請米人戶間

朱子

卷之三

三

周

有形勢之家詭名冒請一家至有百十石鄉官明知其然而牽於人情不能峻拒亦有慕其權勢而因以為納交求媚之計者亦有畏其把持嘲誚而姑為避禍苟免之計者及至冬月回納之時又皆公然拖欠鄉官無如之何縣官亦復畏憚不肯留意催促遂有經隔年歲終不送納者麻沙常平社倉曾被一新登第人詭名借去一百餘石次年適值大赦遂計會倉司人吏直行蠲放緣此鄉俗視儆全無忌憚視此官米便同已物歲久月深其弊愈甚若不早加覺察將欠多人追赴使司勘斷監納佃戶即令召人割佃則數年之後根本蹙拔鄉官徒守空倉舉子之家無所得米之望矣

諸縣措置官下書手月支米五斗

此則措置官似亦富有月給兼第一項所陳利害欲其辨就此條立法若云諸縣措置官月支供給錢若干折米若干逐官下置書手一名月支米五斗支米附籍鄉官逐月每人支米若干以充茶湯飲食童僕往來之費此數未詳酌定更乞詳酌

與陳憲劄子

熹輒有愚悃仰干台聽昨以漳浦黃尉不納軍糧營私廢職致寨兵饑餓狼狽事有可憂不免具狀申省部諸司例皆不蒙行下獨荷使臺留意差官前來推勘官吏聞風無不震悚今者忽被使檄乃問本人有無情弊固已愕然續得勘官關報又云已奉台旨住行起發不惟熹竊疑之一郡士民無不驚恠以為使臺舉措不應如此熹雖已具回

申具言本人罪狀明白不待一更有情弊然後可按故本州
前此申狀初不謂其別有他罪乞照已行事理施行不審
已蒙台察與否如何也然兩日以來竊伏思之此事本非
區區敢容私意正爲州郡差使不行以至欠闕軍糧事勢
危迫若不懲治深恐官吏習見州郡事體削弱不能使人
向後迭相倣效無所稟畏萬一一旦稍有緩急事將有不
可勝慮者所以勢不得已須至按劾然猶以諸司在上不
欲遽爾具奏既見使臺特加寬治竊料台意必有所處而
不意一旦自爲縱弛以至於此也伏惟提刑即中以清名
直道有聞於時必不肯容請託之私以廢公法不知此何
意也熹昨已具狀中省部諸司乞避此尉又念台慈顧邊
遠學不應遽爾妄發遂且引知州區區衰病雖已求去然一

之防則有不當熹之將去而遂廢者是猶不能已而
一言之伏惟高明少賜矜察果於去惡而無爲因循中輟
之計以壞紀綱以損名譽則非熹之幸乃此邦之幸乃閣
下之光也頃年嘗讀翻陽去郡之章至有雖鼎鑊有所不
辭之語嘗竊壯之以爲此真今世之古人其剛大正直之
氣不可屈撻乃如此而亦意其必能有以容夫度外逆耳
之言也是以不敢不盡其愚伏惟幸察

與留丞相劄子

熹輒有誠懇仰瀆鈞聽熹衰病餘生不堪從宦茲蒙誤恩
假守黽勉南來意謂若幸無他疾痛可以冒昧歲月然於
職事亦不敢不盡其愚前此依準通融蠲減指揮乞免上
供罷科茶錢及減無額經總制錢之額以至恭奉聖旨相

朱子大全 卷之五 周鑑寫

度經界利病皆是一郡求久利害而經界尤利害之大者
所以不避僭率極意盡言不敢少有顧望前卻首鼠兩端
之意退而講究巨細本末不敢不盡規摹措畫蓋已什八
九成矣鄙意無他蓋以本州田稅不均隱漏官物動以萬
計公私田土皆爲豪宗大姓詭名冒占而細民產去稅存
或更受儀寄之租困苦狼狽無所從出州縣既失經常之
入則遂多方擘畫取其所不應取之財以足歲計如諸縣
之科罰州郡之賣鹽是也上下不法莫能相正窮民受害
有使人不忍聞者熹自到官蓋嘗反復討論欲救其弊而
隱實郡計入不支出乃知若不經界實無措手之地所以
前此申奏欲得及此秋冬之交早賜行下竊聞朝堂有意
施行版曹亦無異論亦蒙丞相賜書喻意謂必可行熹

區自喜竊謂漳民自此可脫塗炭之苦而熹區區疆頽扶
病亦不虛爲此來矣不幸心勞事拙賦政不平前九月中
州境屢有地震之異未及自効以聞而舊疾發動遍傳兩
足連及右臂痛楚呻吟不可堪忍以至滿散錫宴之日皆
不得少伸臣子歸美報上之誠今雖少能自力扶曳出廳
執捉批判而病中服藥多是疎利發散之劑精神氣血衰
竭殆盡無復筋力可以支吾又况所請罷科茶錢無額經
總之屬皆久不蒙開允經界聞亦有陽爲兩可而陰實力
沮之者只今已近冬至更五十日即是新春設使便蒙施
行亦無日子可以辦集至於按劾弛慢不虔之吏諸司又
不主張甚或已行取勘而無故自引罷者如此使熹寧復
更有顏面可臨吏民鄙性猶急不能俯仰前日所以杜門

空山其忍窮餓而不敢有意於仕宦正以此耳今年六十
有一衰病侵凌行將就木乃欲變心從俗以爲僥倖俸錢
祿米之計不亦可羞之甚乎憤懣無聊不能自抑已具奏
牘干犯天威乞從罷黜而并以此私布腹心于下執事伏
惟某官少賜矜憐曲加陶鑄或使復得奉祠歸死巖壑則
又千萬之幸而非熹之所敢望也抵冒崇嚴俯伏俟命熹
不任恐懼震栗之至

與趙帥書 辛亥二月

雷雪之變誠可憂懼而寒雨連月陰盛陽微天雖不言意
極彰著此亦可深慮者但求言之路未廣不知果有切至
之論可以感寤聖心解謝天意者否侍郎身雖在外然以
宗屬之親侍臣之重而平日憂君憂國之心與今之從政

者不可同日而議適此機會似亦不容默默以自同於
人也不審囊封入告當復以何爲先區區願竊聞之以寬
縻縉之憂因來密喻千萬幸甚近聞有旨招填諸州禁軍
寄募沿江戍卒兩事並行似難辦集且今日州郡禁軍緩
急何足恃賴正當別作措置以漸消除而悉收江上諸軍
子弟刺填本軍以時練習却令分下諸州就糧以省餽運
防緩急歲時更代却還本軍則其事勢自然不敢退墮而
州兵之未消者亦得以激厲增進乃爲長久之計今不慮
此反令州郡泛行招刺若守將不得其人則適足以資其
賣鬻之姦而空耗衣糧重傷民力又未論也至於寄招之
令則棄子弟素習之技而取浮浪無能之人尤爲非計似
聞軍中向來以不堪用嘗奏罷之數年之間州郡得以少

息勞費不知今日有何急切而忽取此已棄之繆策而復行也往在南康日見隆興所發之人全船遁去并與部轄掌事者皆不復還移文鄰郡搜捕甚急此等之人設使到得軍中亦豈復堪倚仗也竊謂此二事者在帥司亦合申請更以書曉諸公必不得已且罷寄招而稍遞增禁軍本等及大等第斗力必使及格方許收刺仍於逐年奏帳本名之下各注斗力不測點名抽喚令赴帥司按拍則猶庶幾其或可用也此間子弟投募者衆因限以必及次高糧斗力乃收而來者亦不少此亦已試之驗也

與趙帥書

辛亥三月二十三日

竊見元降指揮將海船作三番拘集聽候募發後來高有旨許令當番船戶只在本州界內逐便漁業此是引

廷端見幽遠務從寬恤之意然去年三月八日方降指揮奉州四月八日方始被受則船戶拘集已久不無廢業官更恬不省察恣行邀索直至命下尚且拘留適熹到官之務究治姦弊方得放散以此之故船戶畏憚不肯如期到岸聽候點檢欲望使司特賜申明乞降指揮今後當番船隻追集到岸日下差官點視即時逐旋放散令於本州界內漁業委自守臣專切掛意不得拘留向後年分並依此施行更不候別降指揮實為利便恐或未欲如此施行即且乞逐年初冬便與預先行下使船戶知得到州點視便得放散自然樂於聽命不致誤事

答陳漕書

近因使還已具經界乞候將來農隙施行利害申稟伏想

已塵台鑒未奉回降但增悚惕今準使牒便令差官熹前
此準擬外州一二待闕官近聞朝論大以為不然此亦小
事不欲固爭勢須別行踏逐外州一二官員相添乃可集
事蓋此四縣龍溪縣官皆可委仗不須差人龍巖山多田
少只一劉尉永嘉士人嘗從王亞夫游頗知經界利病足
當一縣或更助以一人亦得長泰縣小地狹或更須一人
但漳浦地廣而荒尤費區處而宰丞簿或老或繆皆不
使只有一尉曉事然亦是巡捕官已擬用一龍巖簿貼之
然更須得兩人或三人乃足用州官中亦未見能曉事者
可差者容更踏逐別得具申但既未即施行即且小候
細差撥庶得其人乃為有補不審台意以為如何已具
狀申遞候俟回降即當遵稟

與留丞相劄子

經界已被漕檄竊聞此事丞相極勞經畫乃得施行千里
貧民無不知感但恨聞命之日已是正初農事方興不容
措手已中漕司乞候十月一日下手打量矣其合預行措
置事件則日今不住施行講究令益精審以俟及期而行
必不致有誤事但此事之行雖細民之所願欲而豪家右
族倚勢并兼者惡其害已莫不陰謀詭計思有以動搖未
知此八九月之間事體又復如何更願丞相深察其情而
以天下至公之理裁之有以終惠此邦之人而不墮於騰
口間說之計則如熹等輩尚得以奔走塵坭塗之中上
為國家均愛赤子而微幸於有成如其不然則雖賤軀自
可支吾亦當別以微罪自劾而歸不敢遊丞相陶鈞之內

矣熹以本郡不曾被受省劄不敢具申其回報漕司狀檢
謹錄一通冒浼鈞聽僭率皇恐蠲減錢物竊知已下漕司
亦當一面條具申稟彼司聽候處分更望廟堂力賜主張
使不奪於有司出納之吝則非熹之幸乃此邦之幸非此
邦之幸乃此民之幸也國家愛惜斯人如護元氣不忍以
毫髮擾之詔令所頒戒飭州縣未嘗不以嚴禁科罰為言
而其所以取之州縣者乃如此是則陽為禁止而陰實縱
之又從而驅之使必出於此聖主在御丞相秉鈞豈忍為
是以欺其民哉熹前書晉越冒進所聞中間伏奉手教開
納誨諭周至三復以還喜懼交集然逖聽累月竟未聞公
論之勝邪說之消如丞相之言者顧其當勝而反消當消
而反勝者則有之矣州縣羸官不當議此惟丞相深圖之

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熹瞻望台躔不勝依仰敢乞上
諭益加鼎食之衛千萬至懇

與留丞相劄子

熹謬蒙選擇備數海邦又被詔旨特許本州推行經界以
惠疲氓方幸得以罄竭驚頓仰副使令而不幸遽聞長男
之訃悲痛不堪自度精神思慮將有不可得而龜勉者已
與公劄申稟乞賜陶鑄官觀差遣使得蚤歸營辦喪葬收
捨孤嫠切望哀憐早賜敷奏千萬幸甚熹又有愚懇本州
判官葉機假滿百日依條離任念其貧病已許為伸嶽祠
之懇未及而遽遭此禍然不欲食言并有劄子率易投納
狀惟鈞慈不忍一物之失其所并賜垂念則不惟葉機之
幸亦熹之幸也方寸迷亂言無倫次伏紙不勝惶恐俟罪

之至

與留丞相書 四月二十四日

熹竊以孟夏漸熱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遠守
備兢日荷臨庇昨以哭子悲傷私計不便干冒威嚴已深
震悚而前此人還蒙賜手教存撫甚至且有憐其久處瘴
鄉之意伏讀反側不知所為熹去歲之病乃是宿疾發動
即非染瘴不知趙帥何故乃爾具稟致煩軫念況此邦事
簡俗淳今歲以來吏民亦粗相安又經界已得指揮若非
家有私故則熹非唯義不當去亦不願舍此僻遠之安願
就繁會之危也幸今已聞奉祠之請既有成命此蓋丞相
察其哀懇而陶鎔及此千萬幸甚雖論譏華資所不當得
然亦且得去此只俟受命一面控辭而於前路聽從樂之

報也計蓋去人不三數日會當至此但今郡中却有二
不免具狀申奏其一為昨來所乞蠲免罷科茶錢已蒙行
下漕司相度今計郡中自可權辦只乞降旨約束官吏不
得沿此為名似前科擾不敢更煩蠲免應副而所乞除減
無額一項五千緡者即乞特詔有司便與施行庶為一郡
久遠之利其一為漳浦高知縣登忠言直節不幸貶死欲
望聖恩特與昭雪褒錄其家二事皆乞丞相留意開陳得
從所請千萬幸甚雖當去此而惟君相所以遣之此來之
意似非偶然欲圖以報萬分者是以於此有所不能忘懷
其他瑣細亦有合因革者然其事在州郡而不在朝廷又
不敢以煩鈞聽也其他至如經界一事若非丞相力賜主
張則浮議動搖其罷久矣茲者又蒙垂諭諄悉尤切感歎

文

卷之三

三

周

此事貧民所欲而富者不願理勢甚明似不難曉而羣言
胥動噂沓萬端則不唯愚者惑之而賢且智者亦或不免
此可恠也然此邦之人富者尚少其力能沮議而得關說
於前者亦不甚多熹之所憂獨恐溫陵富室既多其間豈
無出入門墻之下承眄睐之恩者必將巧爲詞說乘間伺
隙以濟其私竊願高明審加察焉使此邦之績不敗於將
成則泉汀以次悉蒙其利而三州之境窮苦無告之民無
不感戴生死肉骨之恩矣昨來陳憲委官來此商度因令
行視田野汀之行賈聞之驚喜相率拜其車下問此法何
時可及吾州此可以見夫人之真情矣而必爲說以敗之
而圖自利其亦不仁也哉往時有閤門舍人林宗臣者亦
丞相之邑子嘗因奏對論及此事其言憤激痛切蓋有所

指今泉之貧民愿士人人能誦道之公議良心不可泯
彼沮之者設不出此子孫決不乞食獨何必過爲之慮而
蒙此詬於其身耶是可歎已惟丞相深念有以反之此又
自爲門下之計而非獨爲三州貧民計也熹又蒙垂諭深
以士大夫之朋黨爲患此古今之通病誠上之人所當疾
也然熹嘗竊謂朋黨之禍止於縉紳而古之惡朋黨而欲
去之者往往至於亡人之國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
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必將有以自蓋其迹而
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爲所擠而目以爲
黨漢唐紹聖之已事今未遠也熹雖至愚伏讀丞相所賜
之書知丞相愛君憂國之心無一言一字不出於至誠惻
怛此天下之賢人君子所以相率而願附於下風也而未

能不以朋黨為慮熹恐丞相或未深以天下之賢否忠邪為已任是以上之所以告于君者未能使之判然不疑於君子小人之分下之所以行於進退予奪者未能有以服天下之心慰天下之望而陰邪讒賊常若反有侵凌干紀之勢丞相又慮此身自陷於君子之黨而使彼之蓄憾久而為禍深也又稍故為迷亂昏錯之態以調柔之反使之氣豪意健旁若無人敢於干祿之章肆為誣善之語而朝廷亦不之問也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奚必以無黨者為是而有黨者為非哉夫以丞相今日之所處無黨則無黨矣而使小人之道日長君子之道日消天下之慮將有不可勝言者則丞相安得無慮

熹不勝愚者之慮願丞相先以分別賢否忠邪為已其果賢且忠耶則顯然進之惟恐其黨之不衆而無與共圖天下之事也其果姦且邪耶則顯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賢之功也不惟不疾君子之為黨而不憚以身為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為之黨是又將引其君以為黨而不憚也如此則天下之事其庶幾乎前年逐二諫官去年逐一御史近聞又逐一諫官矣上下不交而天下將至於無邦丞相不此之慮而慮士大夫之為黨其亦誤矣熹雖荷知獎而未遂掃門之願顧蒙出語之勤似不為無可取者是以輒空冒臆少答恩顧不自知其狂且妄也干冒威尊俯伏震懼伏惟寬容有以裁之瞻望黃閣無由趨拜敢冀上為國家倍保崇重熹不勝下情千萬懇禱

之至

熹竊見紹興初年趙忠簡公為相一時收用人材之盛
後來莫及然細考其間亦豈無不滿人意者但其多寡
之勢此疆彼弱故雖少雜而不能害治當時有小元祐
之號今者竊觀丞相之心即趙公之心然論一時人材
賢佞之勢則此少而彼多此弱而彼疆此則區區所
不能不深憂而輒以分別賢否忠邪之說為獻於門下
也伏乞鈞照熹皇恐又覆熹又蒙垂諭陳憲趙守曲折
謹悉陳憲於此極留意熹前劄已具稟矣昨見移節方
竊憂之不謂鈞念已及此也幸甚趙守舊識之有心力
肯向前誠如尊命然更得一言勉之幸甚近因遣官下
分界且遍喻父老以所為方量之意并以籌法

人見其簡易易行無不悅喜今見熹去頗以為憂而不知丞相主張之力初不為熹一介作輟也更乞加意垂念千萬至幸熹皇恐又覆

與留丞相書七月十日

熹竊以孟秋猶熱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區區賤迹自四月二十六日解罷郡事越三日遂發臨漳五月二十四日遂抵建陽因遂寄寓以畢喪葬但悲惱之餘無復生意仰賴巨庇偶未即死耳七月四日始被省劄并領手教之賜仰荷鈞慈垂念之厚但所請上還進職恩命未奉俞允上恩隆重威令已行知友皆謂不當復有干冒而反覆以思竟未得其所以可受之說不免復從建寧借人持狀申省愚慮惘款罄竭亡餘不敢重浼崇聽得賜省覽

詳悉開陳上謹聖朝予奪之公下全匹夫辭受之義則熹
不勝千萬幸甚又蒙垂喻經界利病乃是溫陵士夫猶有
公論始者但見漳人有仕於朝者奔走權門日肆搖沮而
妄疑之耳數日前陳憲按部經由亦有所聞深不自安改
送之請殆必爲此然周漕始至相見首問及此云恐朝廷
或從陳憲之請即欲略知曲折未知後來既聞浮議紛紜
之後又復如何此非閑人所敢干預第因下喻之及敢布
所聞耳無額錢事曲蒙垂念尤深感戢版曹今當已有定
論但恐出內之吝有司常態須仰廟堂力賜主張始可不
乖所望也高古縣事不審已作如何施行此事南方之人
無不聞知况如丞相尤是目睹而梁文靖公向來亦嘗爲
之申雪固不待鄙言而後信但得榻前委曲敷陳特

則不唯直旣往之冤申泉壤之恨而自今以往忠言日
滿於丞相效美遜直之心亦不爲無所助矣如聞比日朝
士有以不願爲忠臣之說當上心被親擢者遠方傳聞不
知信否如審有之則小人過計之憂恐其不得爲興邦之
言也又聞其人亦嘗出入門牆深辱知顧當是其時未有
此論如又不然則知言知人之訓妄意丞相更當留意博
求直諫之賢置之東閣與圖天下之事則大人格心之效
不日可見而勲業之茂不但踰於前後數公矣諸葛武侯
之教有曰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成賊
可死功可勉足而待矣大祖皇帝嘗語侍臣唐太宗虐心
求諫容受盡言固人主之難事然曷若自不爲非使人無
得而諫之爲愈乎至哉言乎大哉言乎愚竊願以武侯之

言爲丞相獻又願丞相以太祖聖訓日啓迪於上前也至
如朋黨之論則前記所陳有未究者致煩鑄喻至於勤繹
三復愧悚不知所言章蔡之禍誠如尊命但忠賢奔播至
於如此推本其原蓋自有在而九年之間黜幽陟明培固
根本其效見於靖康建炎之際者民到于今賴之又自有
不可誣者若其無此而元豐紹聖便相傳襲則後日之禍
豈但若此而已哉前輩有論嘉祐元豐兼收並用異趣之
人故當時朋黨之禍不至於朝廷者世多以爲名言嘉嘗
謂此乃不得已之論以爲與其備用小人而盡棄君子不
若如是之猶爲愈耳非以爲君子不可專任小人不可盡
去而此舉真可爲萬世法也若使當時盡用韓富之徒而
盡棄章蔡之屬則其所以卒就慶曆之宏規盡華無

批政者豈不盡美而盡善乎後之覽者得其言而不得其
心知退守其所爲不得已之論而不知進求其盡美盡善
之策是以國論日卑而天下之勢卒至於委靡而不振此
可悲也至如元祐則其失在於徒知異己者之非君子而
不知同己者之未必非小人是以致患生於腹心之間卒以
助成仇敵之勢亦非獨章蔡之能爲已禍也然則元祐之
失乃在於分別之未精而丞相以爲太甚熹竊有所未喻
也是以知言知人聖有明誠區區已效於前矣深願丞相
之加之意也抑又聞之天下事勢有消長賓主之不同以
易而言方其復而長也一陽爲主於下而五陰莫之能逼
及其遇而消也五龍夭矯於上而不足以當一陰羸豕躅
躅之孚甚可畏也丞相觀於今日之勢孰爲主而方長乎

蘇軾
蘇軾
蘇軾

孰為客而方消乎孰能制人而孰為制於人者乎於是焉
而汲汲乎以求天下之賢以自助使之更進迭入日陳安
危治亂之明戒以開上心排抑陰邪無使主勢小傾而陷
入其黨尚恐後時而無及於事不精而未免有失亦何遽
至預憂其分別太甚而為異日之患乎熹未獲趨拜而辱
知至深且今分甘投老無復世念故不自嫌而冒昧及此
伏惟赦其狂妄而取其愚忠千萬幸甚當暑日昏作字不
謹并丐原恕自餘唯冀上體兩宮之眷俯慰四方之望如
茲重茵列鼎之衛以究久大之業千萬幸甚

與留丞相書 十月四日

竊以孟冬漸寒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昨者人
選伏奉省劄喻以聖恩深不借不許終辭之旨又蒙鈞意

賜手教所以開曉尤極懇至伏讀再三仰體吾君吾相
曲眷憐之意如此其厚謹已齋袂祇拜告命奉表稱謝矣
恭惟丞相國公知遇之深固不以世俗常禮見望然亦有
不敢廢者鄙語卒章少見所以圖報之實儻蒙照察千萬
幸甚高古縣事特蒙主張得被仁聖漏泉之澤九原忠憤
一旦獲伸丞相所以褒顯忠直擯抑姦諛之意不但施之
今日周行之間所勸多矣龍溪亦蒙收召之恩始望蓋不
及此第切惶恐無額錢事近聞已蒙施行邑中尚未見報
未敢致謝此錢雖是州額從來拋下諸邑漳浦為多此縣
比年殘廢已甚熹向來措置州郡自為抱認罷科茶錢數
千緡今若得更免此則此邑庶幾有可整葺之望萬一今
來方是行下漕司指定即將來更望丞相力賜主張始終

其惠使此邑疲民於非理科罰之苦千萬之幸或已俯
從所乞盡賜蠲除則熹昨奏抱認罷科茶錢事雖無施行
亦乞行下本州遵守不得再拋下縣仍切覺察勿令諸縣
以此爲名妄行科罰此又求久之利也此錢自係上供之
數不敢求免本自不必具奏所以有前日之請良以此耳
伏乞鈞察熹未嘗有一日灑掃之勞於門下而丞相所以
知獎優異不在衆人之後顧今精神耗竭筋力疲憊無復
可期以伸報效區區願丞相深觀大易陰陽消長否泰往
來之變謹察君子小人之分而公進退之母爲調停之說
所誤使忠言日聞聖德日新而天下之人真享富壽康寧
之福朝廷之上真見平平蕩蕩之風則衰病之軀老死立
豈無所憾矣如於忠邪之分察之有未明消長之戒

有未篤而又以一身利害之私參錯乎其間則今所謂擇
平者是乃所以深助小人之勢以爲君子之病將見彼黨
日盛此勢日孤天下之事將有不可爲者丞相雖欲奉身
而退窮勝事而樂清時亦不得辭後世良史之責矣熹不
勝感德之至輒復冒昧言之伏惟恕其狂妄而采其千慮
之一得焉則又幸之大者瞻望門墻無由伏謁伏乞以時
爲國千萬自重熹至懇至禱死罪死罪

與留丞相書十月十二日

熹區區賤懇已具前幅必蒙矜念俾遂退間不敢重出以
煩公聽惟是昨因致謝輒罄鄙懷狂妄僭率不勝皇恐然
自遣人之後即得朝士私書語及近事恭聞丞相忠誠感
格天意爲回重陰之底復有陽復之漸乃竊自幸其言之

不効既又反覆以思則恐今日之事未足為喜而前日之
論猶有可思者也蓋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
即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也故雖
舉朝皆君子而但有一二小人雜於百執事之間投隙抵
巇已足為患況居侍從之列乎況居丞弼之任而潛植私
黨布滿要津乎蓋二三大臣者人主之所與分別賢否進
退人材以圖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彼此相
然一以國家為念而無一毫有己之私間於其間無以意
濟若以小人參之則我之所賢而欲進之者彼以為害已
而欲退之我之所否而欲退之者彼以為助已而欲親之
且其可否異同不待勉爭力辨而後決但於相與進對之
間小為俯仰前卻之態而已足以敗吾事矣是豈可不

以為慮而輕為他計以發其害我之機哉此猶姑以釣敵
之常勢言之耳况今親疎新舊之情本自不侔忠邪遜逆
之趣又各有在彼已先据必勝之地而被羣黨以塞要衝
凡一舉手一搖足皆足以為吾之害下至近習織人亦或
為之挾持簡牘關通內外以助其勢而吾乃兀然孤居子
然特立絕無蚍蜉蟻子之援可與用力於根本之地以覺
上心而清言路其可望以為公道之助者不能留之踵步
之間而欲求之千里之外彼方為主而我方為客彼方為
力而我方為肉此固天下之危機敗證而又時取彼所甚
惡之人置之不能為助之處徒益其疑而無補於事愚恐
雖能遍起天下之賢人君子置之內外彼亦不必動其聲
氣但陰拱而微伺其勢似能害已則便一胸目而羣吠四

起使來者或未及門至者或未暖席而已狼狽倉皇奔迸
四出矣尚何國事之可圖哉今日之事丞相以為但去一
人班列便無小人臺閣便無異論乎胡不觀於鄭尚書至
著作孫司業之遂去而不留未溫州之已除而中寢此皆
誰實為之也哉以愚觀之但見其操心益危慮患益深而
為崇益甚耳語曰治水不自其原末流彌增其廣又曰射
人先射馬禽賊當禽王蓋慮此也去年劉副端初除抗議
震動朝野善類相慶而熹獨深憂之今日之勢何以異此
伏願丞相試熟計之而亟陰求學士大夫之有識慮氣節
者相與謀之先使上心廓然洞見忠邪之所在而自腹心
以至耳目喉舌之地皆不容有毫髮邪氣留於其間然後
天下之賢可以次而用天下之事可以序而為也如其不

然則自今以往丞相之憂乃有甚於前是以熹竊危之
而未敢以為喜也辱知之厚不敢不盡心惟高明察之抑
天下之事固多以欲速而致敗然見幾不蚤猶豫留時亦
智者所甚懼也今日在我之勢固為甚危然乘隙疾攻正
在此時投機之會間不容息惟丞相深計而亟圖之則不
唯善類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幸熹死罪死罪

與留丞相劄子

熹竊以孟冬冰寒伏惟某官鈞候起居萬福熹昨蒙聖恩
趨迂賤秩懇辭不獲更被寵褒又得竊食祠官之祿以便
私計而率其舊業公朝誤恩於熹已為厚矣故熹前日奏
記蓋嘗畧陳其說以伸謝悃意謂必蒙矜察不意今者又
被省劄乃復將有所使令聞命驚惶進退失據至以家門

患難之私賤軀殘朽之故反復推較則又皆有所未安者
已具申狀稟劄一二條陳以干公朝之聽顧猶有未敢盡
其言者而復以此私于下執事伏惟某官特賜矜憐少垂
寬假使得躬視埋葬以塞老牛舐犢之悲休養神明以
衰頹就盡之景更以餘日討繹舊聞以副聖主華衮之褒
而助明時風化之美則某官之恩之德又將被于存沒而
無窮矣干冒威尊不勝戰灼又以近方拜啓不敢復以累
幅仰勤聽覽并冀垂察唯是瞻望門牆無復趨拜之日下
情尊仰不勝拳拳敢乞上為兩宮倍保崇重長輔聖主求
康兆民熹區區無任祈懇激切之至

與趙帥書

熹適間道左拜違不勝悵悵移刻伏惟台候動止萬福所

需文字適方檢得謹以內呈復有少稟乃適間所忘記者
熹辭免文字度今已到又矣台旆到闕日若已得請則無
他禱萬一未遂則望特為一言及此私計未便之實使早
得從鄙願千萬之幸經界一事將來本欲說破以昨夕見
教之勤且復隱忍但此事不可不使彼知之亦幸為詳言
之則熹雖不言而義亦伸矣蓋此一事貧民以為利而并
兼豪奪之徒以為不便其理甚明故當時臣僚建請而朝
廷行下諸司諸司行下諸郡泉汀之言雖有異同而諸司
察其無理幸以熹言為是反復論難蓋千百言以聞於朝
則其慮之已不為不審矣今雖有此一人之訴朝廷亦合
審其虛實押下諸司再令審覈則其教誘資給誣罔之罪
必將可得如其不然諸司中必有觀望風旨自為前卻者

此謗猶有所分不專在於朝廷也今所施行乃匆匆如此是朝廷不以臣僚之言為可信又不以熹之言為可信又不以諸司之言為可從而偏聽此人之說與其教誘資公者之說也丞相相知甚深薦引存問不為不厚熹雖知不足以及堪此然平時狂妄所以傾倒不敢自他者亦不為不至故前日之辭免不敢決然為不出之計而於馬貳卿書復露異時乞郡之請此意亦可見矣今以此事觀之乃知丞相所以見遇者乃在漳州進士吳禹圭及諸教誘資給者之下今雖無恥其敢冒此而進哉熹仇拙竒蹇一出而遭唐仲友再出而遭林黃中今又遭此吳禹圭矣豈非天哉天實為之豈敢尤人然復云云如此者猶感丞相相知之意而懼其以此待天下之士也幸侍郎一為誦之千萬

至望

與留丞相劄子

熹竊以季冬極寒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昨者妄以小夫竿牘干冒崇聽方懼僭瀆以取罪咎乃蒙賜教累番加以真翰所以慰答其意者甚厚至於懇避恩除以便私計亦蒙矜憐委曲鑄喻而馬侍郎黃寺簿呂司令又皆以書具道鈞意甚悉區區下情不勝感激之至謹已仰體盛旨不敢復以家事為言但經界妄議竟煩寢罷則熹之罪戾有不敢自赦者朝廷寬大雖不忍寘之重辟亦豈宜更加寵擢以紊賞刑之典而熹雖無狀不識庶耻然亦豈宜適當此時復叨任使以乖去就之方哉省狀公劄剴具浼聞伏惟鈞慈幸賜財察趙侍郎前日經此亦嘗託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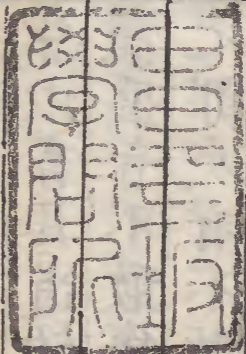
未

文

三

周

面稟今以被受日久方借得人亟此申陳不暇他及瞻望
門墻無從進謁敢乞上為國家千萬自重熹不任祈懇
切之至



專序七正交余支惟恭備正言者以言其言言其言
累番以真辭以極答其意甚甚至其難極思領以
交心小夫卒斂于冒崇顯太黜替竟以罪罪答不蒙顯
意辭以李冬避寒外斯亦昧國公後難法千萬辭熹和
與留丞昧階下

至望下惟其以此待天下之士也幸得此一高補之

